

春节演唱材料



1973

戏剧专辑

成都市群众文化组编

春 节 演 唱 材 料

(戏 剧 专 辑)

成 都 市 羣 众 文 化 組 編

一 九 七 三 年

毛主席語錄

為了保證我們的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，我們不僅需要正確的路綫和政策，而且需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。

我們應該是老老實實地辦事。

共產黨員應該作到最有遠見，最富於犧牲精神，最堅定，而又最能虛心體會情況，依靠群眾的多數，得到群眾的擁護。

目 錄

第二十份决心書(方言独幕話剧)

.....成都絲絨厂(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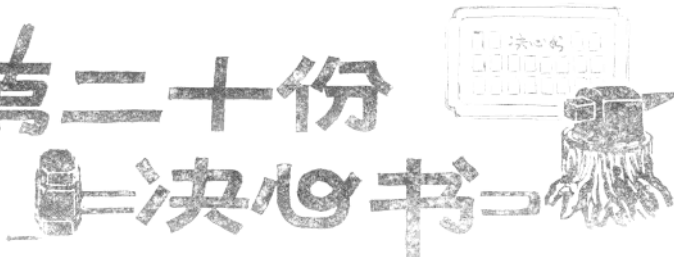
追報表(小戏曲)

.....轉載山东省艺术館編印《工农兵演唱材料》(22)

普通勞動者(独幕話剧)

.....成都市話剧团集体創作 沈光执笔(36)

第二十份 决心书



（方言独幕话剧） 成都絲絨厂

人物：高師傅：50多岁，共产党员、老工人。

小梅：20岁，共青团員，青年学工。

小丁：20岁，汽車队裝卸工。

小李：20岁，青年学工。

時間：一个大会战的晚上。

地点：某厂鍛工車間一角。

布景：車間內有紅爐、鉄砧、大錘及鍛工工具等，办公桌上放有电话、溫水瓶、茶杯等；舞台另一端是車間外，一决心專欄标题为“一生交給党安排——本厂青年学工的决心”，上貼十八份决心书，明显的空处使人一看便感到差兩份；模糊的厂区远景直联着扩厂工地，熱騰的战斗气氛通过灯光、号子、口哨、鉄錘声反映出来；“工业学大庆”的标语格外醒目。

〔鉄錘聲、号子声节奏鮮明的传来，漸起主題歌。

主題歌：好鋼成材千錘鍛，苗儿茁壯勤澆灌，

毛澤东思想育新人，鉄打江山永不變！

〔尾声中幕启，爐火熊熊，高師傅正在打鉄；小梅持機器零件上，放下擦汗，一声長哨，紧接着传来熱情欢呼声，強烈地吸引着二人。

梅：（跑进車間）高師傅，你看，大会战好鬧熱呀！

高：是呀，鋼架上了房頂，那兩座新車間过几天就可以投入生产呐。

梅：嚟，王書記不是说你明天要接受新任务，要你今晚上好生休息，咋个你还不去？

高：休息？小梅，你看大家搞得熱火朝天，我能站在一旁休息？再说，我还有一件事沒有做咧。

梅：啥子事？

高：（指决心專欄）小李的决心书還沒有貼出来，（指头）他这儿出了点毛病。

梅：啊，怪不得他那种态度，我跟小李分工擦零件，他丢了就跑，現在大会战等倒用，就只剩下他的還沒完成，原来他在鬧情緒！（用棉紗擦零件）

高：（結束打鉄）是呀。今天分配一剎攔。他就賭起个嘴巴，我正想找他談，摸清楚是啥原因，又遇到工地上需要这抓釘……剛把它赶出来。

梅：嘿，高師傅，要是小張出差能回来就好啦，他倆个好得很，一定会帮助小李。

高：你也可以帮助他呀？

梅：他呀？我 不贏他！

高：哈……

〔熱烈的号子声由大漸小，二人向內看。〕

高：看，你們青年突击组干得多扎劲，小李掉了队，你是共青团員，應該多帮助他呵？

梅：好，一会儿我找他去。

高：我該把抓釘給工地上送去呐。（收拾抓釘）

梅：咳，不行不行，王書記正在工地上，他看你还不 去休息，負責要刮你的胡子。

高：（風趣地）好好好，反正我胡子这么長，刮就让他刮吧，哈……

梅：（悄悄地走至高后面，乘高不备，抢过抓釘就跑）高師傅，我帮你送去囉！（跑下）

高：你……（追逐，感慨地）这些青年人呀，个个朝气蓬勃，真象早上八、九点钟的太陽，才同他們相处了一个月，我簡直都变成小伙子囉！党支部把他們的工作交给了我，栽树栽好根，炼鉄先炼人呐！

〔拿起零件擦，小李上。〕

李：（被号子声吸引）好闊熱呀！

高：（見李，指專栏大声地）是呀，小李，大家都在等你呐。

李：嘿，高師傅，我正在找你。（进車間見高師傅替自己擦零件，不好意思的）你咋个帮起我的忙来囉！

高：为大会战干点事，不是帮忙。

李：这是分給我擦的，你当然就帮帮我。

高：就帮你，也只能帮你擦擦零件，那个呀（指專栏）就靠你自己囉。

李：我找你也是这个事（摸出申請）为它我想了好久才下了个决心……

高：那好呀！正在說上面除了小張就差你咧，快給我看。

（李欲递申請又无勇气）咋个，决心还下得不大坚决呀？快給我嘛。

〔李天真地閉着眼睛交申請与高，立即走开。〕

高：（趁李閉眼睛看了申請，有意地）下决心就对囉，我給你貼上去。

李：（慌張）哎，不忙，不忙，你看一下我給他們写的是不是一样的嘛。

高：决心书內容都一致嘛，未必你还要鬧特殊？（欲貼）

李：不不不，（急阻）高師傅，我那个是申請书。

高：（念申請）……要求另調。

李：你在管分配，我特別来找你談，高師傅，你幫我反映一下嘛。

高：反映？好，你說該咋个反映？

李：（反問）高師傅，你覺得我們年青人該不該有理想？

高：当然該有，要有偉大的共产主义理想。

李：对囉，那我想为革命多做些貢獻对不对？

高：对呀，只要树立了完全徹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，不管做啥都能为革命多作貢獻。

李：可是分我来打鉄，究竟有好大点貢獻？人家造万吨巨輪、修建長江大桥，那才哪样嘛！我們这么年轻輕的，弄来打鉄，不是有点……

高：大材小用啦？

李：不不不，我是說一天就是把蛮勁使完嗎，充其量就只敲

几个螺絲帽帽。

高：这就矛盾了，我們厂里既不造万吨巨輪，又不修長江大桥，那咋能实现你的“理想”？

李：能能能。有車工叫？

高：嗨，你想開車床？

李：是呀，高師傅，我想當車工呀連做梦都夢見在開車床，为了找你談这件事，我連大会战都沒有去參加。嘿，只要我能當上車工呀，負責刻苦學，勤鑽研，不怕他再精確的配件，我保險弄巴式。

高：你为啥这么想當車工呢？

李：高師傅，在学校里我的几何、三角成績滿好，再加上師傅的指教，負責沒問題，你不信，我保險在一月之內給你車根漂亮的烟杆。

高：哈哈……你想得好天真（汽車喇叭声）

李：高師傅，你關心一下嘛。

高：当然要關心，毛主席都说“要關懷青年一代的成長”嘛，我們好好談一談。

〔小梅上。〕

梅：高師傅，抓釘送去了。（見已擦好的零件）工地上等倒它用，我正說赶倒轉來把这个擦好，結果你……

李：呃，你不要打岔好不好。

〔电话声，高接电话。〕

高：喂，是我呀。你是王書記……休息？我不是在休息嘛，哈……你晓得，活路摸慣了，要起不好过呀。哎，到你那儿來一趟，好好，我就來。（放下电话，欲走）

李：高師傅，喂，我的事……

高：啊，小李，王書記找我有事情，你的事我們等 一下接 倒談，不过你还是要作好思想准备。

李：（忤然地）思想准备？

高：小梅，你們好好摆一摆，零件我順便送上去。

梅：好。（高下）你和師傅談得咋样啦？

李：咋样，砍竹子遇节疤，剛要談倒申請，他又走囉。

梅：你申請干啥？

李：分工作。

梅：不是已分你当鍛工嗎？

李：打鉄不是我的理想。

梅：理想，个人的理想要服从革命的需要嘛。

李：放弃了理想，劲又咋个使到点子上喃？

梅：青年人要是不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，那才是有劲使不到点子上，有脚也走不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上。

李：呵哨，你才会教育人喃，分你打鉄担怕你还要叫唤咧。

梅：要是分我来，我就要干。

李：你要干？

梅：坚决干！

李：你……（强辯地）哪个又分你們女的来打鉄。

梅：（不服气）女的就不能打鉄啦？我問你，乡巴头的活路栽秧打谷，使牛打耙，我們女的哪样沒干？那点比你差？

李：（語塞）这个……

梅：（心平气和地）小李，你想下，我們过去同在一起扛鋤

头，晒日头，尝到了“接受貧下中农再教育”的甜头。
你不是说过，坚决服从分配，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嗎？

李：各人心头有个打米碗，这个大錘我就是摸都不得摸一下。

梅：你平常不是说要为革命多做貢獻嗎，现在正需要你打鉄你却摸都不摸，又咋能多做出貢獻嘯？

李：打鉄貢獻小，我就是不得摸。

梅：不服从分配，就是不服从革命需要！

李：你这是无限上綱。

梅：（理直气壯）你这是个人第一！

〔內声：“李鉄元在不庄？”“在鍛工車間。”〕

〔小丁拿掛鈎上，站在車間門口。〕

丁：李鉄元！

李：（轉身見丁，意外相逢，惊喜）小丁，是你！

丁：（進車間）嘯，小李！（二人熱情擁抱）兩年不見吶，長得这么墩篤。

李：你才越長越結实！

丁：听说你調回来，早就想来看你，又总是找不到時間，我們車队一天到晚干得才欢哩，今天也是順便来看看你的。

李：好，总祇沒有把老同学搞忘！

梅：你們……

李：毛根朋友，小学同学，他在运输队当車工。（向丁）这是小梅。

丁：車一攔就問你，说你在这鍛工車間，你一定是鍛工啦？

李：（含糊）我……

梅：他就是鍛工。

丁：嗨，那就好办呐。（拿出挂鈎）小李，帮个忙。我們給你們厂运来兩台車床，咳，真倒霉，車子剛擱这儿，拖車的挂鈎坏了，卸完货，我們还得撑一趟重要任务，运一批备战物资，時間紧，天一亮就要出发，这挂鈎只好請你們帮忙另打一个。

李：（有点为难地）呃……这个耽怕弄不好。

丁：咋个，老同学，这点忙都不帮嗦？

李：我……

梅：（向丁）这样，我到工地上去找个鍛工師傅来。

丁：（制止）工地上鍛工师傅都很忙，小李既是鍛工，他肯定要帮忙的，咋样？老同学。

李：（无可奈何）对，看我的！

梅：你？！

李：这个鈎鈎沒啥了不起，兩錘錘負責解決問題。

丁：那太麻烦你們呐！

李：搞快些！搞快些。（命令梅）你搭火！（向丁）你撮煤。快，快！

〔梅生火，丁取撮箕，台上一片忙乱。〕

丁：（向李）煤在那儿嘛？

李：后边，后边！（指小丁下，放挂鈎于爐內。）

梅：（耽心地）你整得好不？

李：（滿不在乎地）早就給你說呐，簡單得很。（掄錘一試）

梅：（高兴地）你刚才不是说摸都不摸嗎？

李：（毫不掩飾地）高師傅不在叫，当倒他呀我就是不摸。

梅：为啥？

李：当倒他一摸倒，我申請的事就算吹了。

〔小丁端煤上，李加煤。〕

李：（夾出鍛紅的掛鈎，有些慌張）來，快。（交給丁，自己掄錘）小丁，掌好呀！（用勁甩出第一錘）嗨！

丁：（一看）哎呀，打扁了！

〔小梅在一旁著急而熱心地觀察。〕

李：不來頭，你這樣翻一轉。（又連打兩錘）嗨！嗨！

丁：（大聲制止）要不得！要不得！

梅：（看掛鈎）哎呀，看，打成麻花灸灸囉！

〔三人哭笑不得，小李象泄氣的皮球。〕

丁：真著急，時間這麼緊，偏偏整成這個樣子。

梅：（安慰小丁）不要急，我馬上找鍛工師傅來。

李：（發泄地將錘一甩）我早就說，意思頭，意思頭！

梅：（生氣地頂撞）思想上不解決問題，隨便你干那行都要拙拐！（急下）

丁：（察覺李的情緒）這是咋個一回事？小李？

李：你當車工的理想倒實現了，我呢，理想被風吹，前途甩大錘！

丁：小李，現在我改行啦？

李：改行了？！那現在你當的啥？……

丁：裝卸工！（李打量丁，丁自豪地）响**咣咣**的裝卸工！

李：（惋惜地）你咋的？我想當都當不倒，你咋會去改行嘛？

丁：說起來話就長了……（回憶地）去年，我碰到一位好師傅，他的一言一行深深地教育了我，使我逐步懂得了工作的意義……

李：是不是他叫你放棄自己的理想？

丁：不，是他叫我抛掉头脑中的一些臟东西。小李，你看，
（摸出一把車刀）这就是那个师傅留給我的紀念。

李：車刀？你的师傅肯定是个車工能手。

丁：（若有所思地）我一看见这把車刀，就想起了我的师傅，想起他对我的帮助和教育……

李：你的师傅……小丁，到底是咋个一回事嘛？

丁：去年大寨公社赶修一个大水库，各个工厂都去人支援，我也去了，哪晓得一到那儿不分我去当車工。

李：分你干啥？

丁：在农机站里燒柏油，说实话，虽然守倒柏油鍋，却一心想把車床摸。

李：是呀，那种心情我理解，貢獻小有劲咋能使到点子上嘛。

丁：有天下大雨，工地上攏了几十車水泥，广播上一喊，大家都赶去抢卸，就是我在熬柏油走不开。突然我主意来了，一趟子跑进了車间去開車床。

李：嘿，開車床！好巴式！車啥子呢？

丁：車床上正有根絲杆沒車完，我立即把車刀一安上，就这样吱——……

李：車好啦？

丁：拙笨呐，車刀打爛囉。

李：你不要那么着急吖。

丁：是嘛，哪晓得越忙，越弄不好，接連打爛兩把車刀，急得我滿头大汗，正好一个老师傅进来找抬棒，見这种情况，就主動帮我磨好一把車刀，鼓励我再来，这下我在他的指导下，把絲杆車得巴巴式式。

李：他的手艺高嘛，不簡單。

丁：我問他：“老师傅，你手艺这么好，去要求来开車床嘛”他说：“需要干啥就干啥。”说完轉身就走。

李：你該問他姓啥子？

丁：是呀，我正想去問，只听他大喊一声：“救火”，我才恍然大悟，糟了，我熬的柏油燃呐！那老师傅奋不顾身，一个箭步过去，抱起一袋沙子就往鍋里倒，柏油溅他一身，他也顾不得烫……

李：你呢？

丁：我简直回不过神来，一直看他把火按熄……

李：要不是他損失就大呐，你要好生感謝人家。

丁：他批評我擅离工作崗位，一定要吸取教訓，才能明確工作的意义，说完拿起抬棒就趕去搶卸水泥去囉。

李：嘿，你該問人家姓啥子，在哪个厂工作？

丁：（遺憾不已）就是嘛，他对我教育这么大，我連姓都搞忘問了……

李：咳，这么好个車工师傅，你咋个搞的哟！

丁：是呀，这件事使我受到很深的教育，后来我們車队很差裝飾工，我就爭取干，这不仅是为了革命的需要，同時也是为了改造世界观，领导和同志們都很支持我。

李：（看車刀欽佩地）要是我遇倒这个师傅就对囉。

丁：你喜欢它？

李：当然喜欢。

丁：（有意地）好，那我送给你。

李：（惊喜）真的？你舍得？

丁：（将車刀貼胸前，无限愛撫地）说实话，我很舍不得！

（真摯地）拿去吧，老同學，不過你要好好地珍惜它呀。（幕後喇叭聲）啊，我卸貨去囉。（欲下，又轉身強調）喂，掛鉤，記倒，一分鐘都不能耽擱吶。

李：沒問題。（丁跑下，李反復欣賞車刀）要是我能遇倒這個老車工師傅，一定跟他學車工。

〔高師傅手拿鋼材和小梅同上。〕

梅：小李，你的同學呢？

李：卸貨去了。（見高正用鋼尺量鋼材）高師傅，掛鉤要得著急，請你幫個忙搞快點。

高：我都听小梅說了，這個緊急任務，我們要爭分奪秒，共同來完成，小李，掛鉤呢？

李：這……（拿起被鍛壞的掛鉤）

梅：看，這就是空談理想對革命的“貢獻”！（李不好意思背轉身）

高：小李，來摸倒，我們不是還有話沒談完嗎？

李：（見梅在場）這兒咋談嘛。

高：（會意，故意大聲地）剛才不是正談到要為革命多做貢獻嗎？你說萬噸巨輪、長江大橋能不能離開螺絲釘？

李：當然需要。

高：對，我們打鐵能打出螺絲釘，就是對這些宏偉的工程貢獻了力量，總不會只憑一個車工就車出一個長江大橋吶。

李：這個……

高：不能小看螺絲釘的作用，這是革命不可缺少的呀。（將自己的圍腰解下遞給李）摸倒。

李：（接過圍腰）反正這不是我的理想。

梅：（按捺不住）理想，理想，究竟是你服從革命的需要

呢，还是革命需要服从你的理想？

高：小梅問得对！现在革命需要你甩大錘，你干，还是不干，这是个感情問題，世界观問題。

李：（不甚理解）感情、世界观？（恍然大悟）我在农村不是解决了世界观嗎？

高：不！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的，叁进了工厂，同样要繼續革命才行！来，我們边干边谈，摸倒大錘。（轉身鍛鐵）

李：（滿腹牢騷悄声地）我是来谈申請，又不是来打鐵的。

梅：（气極）这种态度，簡直把貧下中农的教育都搞忘了！

李：（借題發揮地）不分我当車工，我就不用大錘！（丟圍腰冲下）

梅：你……（欲拾圍腰，高制止）

高：（突兀地）站住！（語重心長地）今天你甩不用大錘我不勉強，但是你不要忘了，你是工人階級的后代，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，党和人民對你們寄予了多大的希望啊，我怎么能眼睜睜地看到你这样发展下去。

李：（有所震動但又強辯）鍛工貢獻就是小嘛！

高：（一針見血）但你思想深处却是认为：鉄匠沒出息！

李：我沒这样说，打鉄就是貢獻小。

高：貢獻小？！这正是旧的习惯势力遺留下来的等級觀念在你思想上的反映。

李：（有所震動）等級觀念……

高：（語重心長地）鉄不煉成不了鋼，这鍛工的爐堂，就是要把你这块鉄煉出来！在毛澤东思想的熔爐里把你煉出来！